

“二水永”永历通宝背“部”钱与夔东十三家

■广西桂林 蒋将

永历通宝背“部”钱比较稀少,其中以永字书写笔画区分有“点永”和“二水永”之别。“点永”背后之“部”相对较小,故称“小部”(图1),多出于湖南永州,为湖南永州版。而“二水永”永历通宝背“部”钱又分“大部”(图2)及宽缘“中部”(图3),多出于长江三峡地区,与永州版永历通宝背“部”钱的文字、形制等风格有明显不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历史信息呢?本文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展开探究和考证。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撤出北京一路节节败退的李自成,于1645年5月在湖广武昌府通山县九宫山遭乡兵袭击身死。大顺政权顿时瓦解,大顺军余部大部归南明朝,南明朝骤增几十万大军,抗清力量大增,取得了不少战绩。在经历过多次战斗,转战多地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李来亨等大顺军余部,陆续来到了地处四川东部湖北西部的川楚交界一带地方,即长江三峡一带地区,与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宏等相联合,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又称“西山十三家”“川东十三家”等。

夔东十三家编为十六营,分踞四川湖广交界处之诸山中,李来亨屯耕山田自给自足,并遣人买盐、铁等生活生产资料,不掠夺当地百姓及往来商贩。刘体纯派人招募躲避于寨峒的百姓,使各自有业,甚有仁义爱民之心。夔东十三家在山区务农练兵、休养生息的同时,也常常出兵袭扰打击清军,1652年8月,郝摇旗一度复夷陵,10月,郝摇旗、袁宗第、塔天宝、党守素等克南漳县,该年冬,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塔天宝等进兵房县、竹山、竹溪等地……弄得清廷焦头烂额、苦



图1 点永永历通宝背“部”

图2 “二水永”永历通宝背大“部”

图3 “二水永”永历通宝背中“部”宽缘

不堪言。

1652年,南明永历朝大学士文安之来到川楚边界,依刘体纯以居,总督川、湖各路军务。先是,因广州、桂林等地均被清兵攻陷,永历朝处境日艰,云南又被孙可望占据,文安之认为川鄂间诸军强盛,欲联络之共扶南明,于是自请督师,加封各镇,永历帝准之,加文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路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又进王光兴、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党守素、王友进、塔天宝……及谭宏、谭诣、谭文等为侯,命文安之携诏书印信赴之,不料经贵州时为孙可望所阻,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目的地。

1658年7月,应李定国请求,为牵制大举进兵云贵的清军,文安之率领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等诸路军马由水路

袭击重庆,但因吴三桂留防之师防守严密,未能攻下。数月后,文安之又率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等十六营七千大军由水路攻重庆以牵制清军,但围攻期间,早有降清之念的谭诣、谭宏劫杀谭文,投降清军,在内外夹攻下,刘体纯等败退而回。而云贵一带在清军的大兵压境下,南明朝损兵失地,永历帝不得已从昆明撤离,退入了缅甸境内,文安之闻讯不久忧愤而逝。

1661年12月,在吴三桂等的大军进逼下,缅人将永历帝献出,次年4月,永历帝及其太子殉国于昆明,永历朝覆亡。此时内地仍以永历朝为旗帜大规模成建制的抗清武装就只有川楚边界的夔东十三家了。在屡次招降不成后,清廷于是征集大军全力镇压,1662年7月,康熙帝命湖广、陕西、四川三省

合力剿杀夔东十三家。1663年正月,清四川总督李国英攻占了袁宗第据守的大昌城,又连陷茶园坪山寨,占领巫山;清湖广提督董学礼败李来亨等于兴山李家店;清陕西提督王一正率兵至房县,与郝摇旗部激战,郝摇旗战败。面对清军猛烈的攻势,夔东十三家频频失利,为挽回颓势,他们于是联合起来,主动出击,1663年7月,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联手反击,在兴山县境内大败清兵,不久又围攻巫山。8月,清廷以三省大军劳师动众会剿却久而无功,又调兵遣将,命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八旗兵前往剿杀。9月,昼夜攻打巫山但久攻不下的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部遭到守军的反扑,无力支撑,只好撤兵。

此役过后,在清军优势兵

力的合围下,夔东十三家处境益艰。1663年12月,在所部大量降清的情况下,袁宗第、郝摇旗无奈率不足百人的余部前往巴东投刘体纯,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于是进逼刘体纯驻地陈家坡,刘体纯率兵层层扼守,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不支退入后寨,面对重重涌来的清兵,刘体纯自缢殉节,袁宗第、郝摇旗等走脱至大宁黄草坪,被追兵所俘杀。1664年正月,清兵大举围剿夔东十三家仅存的据守兴山茅麓山的李来亨部,8月,孤立无援的李来亨部已粮绝弹尽,李来亨见无力回天,于是焚其妻儿,自缢殉节。至此,内地以南明为旗号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宣告结束。

“二水永”永历通宝背“部”钱(含“大部”、宽缘“中部”)多出于川楚边界一带,应是来此联络夔东十三家共扶南明王朝的文安之所铸。时文安之被加封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各路军务,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1652年来到川鄂边界投驻巴东之刘体纯,至1659年忧郁而卒。期间为牵制清军屡次组织夔东十三家对重庆展开攻势,对南明朝忠心耿耿。诸路大军屯集于川鄂边界这一带,为筹粮措饷、与民交易等,文安之于是铸造了“二水永”永历通宝背“部”钱,“二水永”永历通宝背“部”钱之“部”即为“部臣”之意,代表着吏、兵二部尚书文安之所铸的钱,铸时约为1652年至1659年之间,并很有可能在刘体纯驻地巴东县一带铸造。因战乱、铸材短缺等原因,该钱鼓铸较少,再加上之后清廷的收缴销毁等,该钱留存于世者更为稀少,形成了如今难得一见之状。

江水滔滔,奔流不息,淘尽了多少红尘往事,洗不尽的却是这“二水永”永历通宝背“部”钱上的沧桑血泪。

北宋钱币上的背一、二、三

■安徽滁州 张荫曾

北宋期间历朝所铸铜币,大都铸造精美,工艺比较规范,朝廷铸钱制度严格,对所铸之钱其形制、重量、合金比例,特别对铭文都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所以铸造的钱币,形制规整,孔方周围,字迹清晰,铜质优良,表面光洁度高,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

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所以大家所关注的是北宋钱币上母钱、样钱、大套、小套钱、稀少钱,至于钱币背面一般也只注意星月纹、四出文、四决文等。北宋钱就是个万花筒,其版别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层出不穷。

笔者收藏的北宋钱中,对其后背作了认真的观察,除发现其背上有字、有星月

纹外,还有一、二、三数字。这种奇特现象以元丰小平、折三钱为多,元祐通宝钱亦有。今选其中三枚钱币介绍如下:

元丰通宝折三钱(图1),面上有星点,背面上下也有星点,在其左侧与穿口并列的有“一”字样。

元丰小平篆书钱(图2),背左上与穿齐的位置上有“二”字样。无独有偶,在一枚元丰通宝行书折三钱(图3)的背左上也有一个“二”字。

最奇特的当属这枚元祐通宝篆书小平钱(图4),其背左边有一个“三”字样。

上面所列数枚背一、二、三数字都比较清晰,绝非流铜所致。这是北宋钱币上特有的标志,也是至今为人们忽视的领域。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数字并非币值,因为小平钱背二,不会当两文使用,同样折三钱上背二也不会当二文使用。对这种现象,笔者以为:这或许是某一个铸钱监的标识,抑或为某一铸钱监的炉的记号。对比北宋早期的钱币,如宋元、太平直到治平钱上均无此情况,只有到宋神宗赵顼后期所铸元丰钱上才有。众所周知,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国内有几次大的动乱,加上对外有西夏党项、大辽、辽、金政权胁迫,多处用兵,故铸钱量最大、最多,钱监亦多,为验明正身、明确责任、保证铸钱质量,很可能在铸钱时留下记号或是编号。以上为一家之言,将其介绍出来以期同好探讨指正。



图2 元丰小平篆书钱背二



图3 元丰折三行书钱背二



图4 元祐小平篆书钱背三



图1 元丰折三背一钱